

第一章

失 眠

一天下午，在退潮时，伊斯比斯特先生——一位暂住在波斯卡斯尔的青年艺术家——从住所散步来到风景如画的彭塔根海湾，期望对那儿的洞穴做一番调查。在从陡峭的小径下到彭塔根海滩的途中，他意外地遇到一个人，正坐在一块突出的硕大岩石下，一副忧伤的模样，他的双手无力地耷拉在膝上，眼睛红红的，凝视着前方，面颊上泪痕斑斑。听到脚步声，他转过身来朝伊斯比斯特匆匆地瞥了一眼，两人都感到了窘迫，而伊斯比斯特则更有过之。为了从这种邂逅相遇的沉默所造成的尴尬中解脱出来，他故作老练地以信心十足的口气说道：“今年这时候的天气够热的啊。”

“很热，”陌生人简短地答道，踌躇片刻后又以平淡的口气加了一句：“我没法入睡。”

伊斯比斯特突然停了下来，“没法睡？”虽然他仅仅脱口说了这么一句，但是举止已经表达了他乐于助人的冲动。

“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陌生人将那双倦怠的眼睛转向伊斯比斯特，并无精打采地举起一只手，仿佛是为了强调他所说的话：“但是我没有睡——整整六个夜晚没合眼了。”

“请教过人吗？”

“请教过。多半是很糟的建议他们要我服镇静剂，说我的神经系统……这些药对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效难以解释，我不敢服……劲头大的镇静剂。”

“这就难了。”伊斯比斯特说。

他一筹莫展地伫立在狭窄的小径上，茫然不知所措。显然，这人想要谈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萌生的某种念头促使他将谈话延续下去。“我自己从未失眠过，”他以通常的那种唠叨的口气说道，“但是在我所知道的那种失眠症患者中，人们通常可以发现某种东西……”

“我没有胆量做试验。”他疲惫地说，并作出一种拒绝的手势，接下来俩人语塞了片刻。

“运动怎么样？”伊斯比斯特的目光从他的对话者那张悲哀的脸转向他身着的旅行服装，犹豫地提出建议。

“我已经试过了，也许不得法，我从纽奎出发，沿海岸散步，日复一日，这只是增加了从肌肉到精神的疲劳——痛苦。曾经也有过一些作用……”

说到这儿他打住了，好像精疲力竭了。他抬起一只干瘦的手擦着前额，然后继续说起来，就像自言自语似的。

“我是一头孤独的狼，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漫游在一个与我毫无关联的世界中，我无妻子儿女。有谁曾经说过，无儿女的人就如同生命之树上的枯树枝。我无妻子儿女，我不可能有应尽的义务，内心连欲望也没有。我最终决心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我说过，我愿意做这件事。为了做这件事，为了克服我这麻木的躯体的惰性，我曾求助于镇静剂。上帝啊！我已经服用了够多的镇静剂！我不知道您是否感受到身体对您的烦

扰有多么难以忍受，它不断地通过心灵提出对时间的恼人要求——时间——生存！生存！我们只是活在平庸琐细之中。我们必须吃，接着就陷于迟钝的消化食物的满足或刺激之中。我们必须呼吸新鲜空气，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呆滞、愚笨、陷于困境或绝境。许许多多的忧伤来源于心灵内外。我们还需要打盹和睡觉。人似乎还得为了睡觉而活着。人活在世上一天，即使是处于风华正茂时，其中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是何等的少啊！还有那些虚伪的朋友，那些暴徒般的雇工们，用于抑制正常的疲劳和阻止休息的生物碱：清咖啡、可卡因……”

“我明白。”伊斯比斯特说。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这个失眠的男人以怨忧的语调说道。

“难道这就是代价？”

“是的。”两个人静默了一会。

“您无法想像我对休息有多么渴望，如同饥渴的欲望一样强烈。整整六天，从做完该做的事情起，我的心灵就一直像旋涡，急速地、非渐进地、不间断地飞旋着。思想的急流奔腾不息，但去无定处，只是飞速不变地旋转着……”

他停顿了一会儿，“朝海湾的方向。”

“您必须睡觉，”伊斯比斯特果断地，并以一种好像发现了某种疗法的神情说，“无疑您必须睡觉。”

“我的头脑十分清醒，从未有这么明澈过。但是我知道我正在接近旋涡的中心，不久……”

“是吗？”

“您看过世上的事物随着涡流下沉吗？脱离视野，脱离这

美妙的理性世界，沉了下去。”

“但是，”伊斯比斯特规劝地说。

这时，这陌生人朝他的方向猛地甩出一只手，两眼露出兴奋的目光，声音也突然高亢起来

“我要自杀，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就在那边的那块深色的悬崖脚下，那儿的呈绿色、白色的波涛上下涌动，那细细的波纹不停地颤动着。不管怎样，在那儿有……睡眠。”

“不管怎样那儿有睡眠……”陌生人旁若无人地重复着。

伊斯比斯特看着他，刹那间，他感到不可思议，那天下午的邂逅相遇是否真是冥冥之中某种天意在起作用。“要知道，这不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他对自己说，“总之，在卢尔沃思海湾有一座像那样的悬崖，同样高，而且曾经有一个小姑娘从上面跌落下来。倘若她生活在今天，一定是理智而健康的。”

“但是，就在那些岩石上，怎么可能呢？”

“或许有人会躺在那上面，阴郁地度过寒冷的一夜，当刺骨的海水溅在身上时，他颤抖着，周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不停地发出嘎嘎声，嗯？”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抱歉，如此完美的构想让我给打扰了，”伊斯比斯特说，他的话蕴含着睿智，但略带点锋芒。

“但是，作为艺术家，在那座悬崖上自杀（或在任何一座悬崖上干那种事）实际上是……”他笑了起来，“很外行的。”

“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失眠者烦躁地说，“从另一方面讲，任何人都无法保持心智健全，如果夜复一夜地……”

“您一直是沿着这海岸独自散步吗？”

“是的。”

“这么做是愚蠢的。恕我无礼。独自！正如您所说的。身体的疲劳并非是治疗脑力衰竭的良药。是谁要您这么做的？难怪。散步！头顶着烈日、酷热、疲劳，还有孤独，整整一天，接下来，我猜想，您上床睡觉，并竭尽全力去……嗯？”

伊斯比斯特戛然而止，疑惑地看着这个备受失眠折磨的陌生人。

“瞧所有这些岩石！”坐着的这人叫了起来，突如其来地做出一个有力的手势。“您瞧那海，永远是波光粼粼的，颤动着的！看啊！那泛起的泡沫涌进了那座巨大的悬崖下面的黑暗之中。炫目的太阳从苍穹的顶部播撒出万道金光，这苍穹就是您的世界。您接受了它，您为置身于其中而感到欣喜。它温暖着您，支撑着您，使您感到欢愉。而对于我……”

他转过头，脸上一副可怖的神情，布满血丝的双眼透出病态的目光，还有那毫无血色的双唇。他几乎是在低声细语：“这就是隐藏在我内心的痛苦。这个世界……掩盖了我的不幸。”

伊斯比斯特环顾四周：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沐浴在阳光中的悬崖，他看到了原始的自然美。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那张绝望的面孔时，他立刻沉默了。

他终于开腔了，并且做了一个不耐烦的、表示拒绝接受的手势。“如果您睡上一觉，”他说，“那么您到这儿来就不会感受到那么多的痛苦，我保证。”

这会儿，他确信，他们的邂逅是天意。仅仅在半小时前，他还在感到百无聊赖。有事可干令人有种充实感，而现在事情就在眼前。这时他已不能释然于怀了。在他看来，对于这个疲惫不堪的陌生人，最需要的是友情。于是，他毅然地在

这个形同塑像般端坐在斜坡草地上的人旁边坐下，与其立刻展开了有争论的那种闲聊。

他的谈话对象似乎已陷入漠然状态，他悲凄地朝海的方向凝视着，只是在伊斯比斯特直接的提问下才答腔，而且并非对所有问题作答，但是对于在绝望之中所受到的这种善意的侵扰，他并不表示反对，他似乎连表达感激都显得力不从心。不久，伊斯比斯特意识到，他的谈话孤掌难鸣，正渐渐失去效力，于是他提议重登那段斜坡，然后返回波斯卡斯尔，理由是沿途可以眺望布来卡深渊的景致。陌生人未置可否，但听从了这一提议。在上坡的中途，他开始自言自语起来，接着，又突然地转过那可怖的面孔朝着帮助他的人。“可是会发生什么呢？”他伸出一只瘦削的手，以表示他的疑问。“可能会发生什么呢？旋转，旋转，旋转，旋转。它转啊转，转啊转，直至永远。”

他站在那儿，一只手不停地比画着。

“好了，老兄，”伊斯比斯特摆出一副老朋友的姿态说道。“别自寻烦恼了，相信我。”

这人垂下了手，然后又转过身去。上到坡顶时，他们沿悬崖边缘一前一后地走过去，然后朝佩纳利另一边的岬角走去。一路上这失眠者不时地指手画脚，而且语无伦次地谈他那旋涡般打转的大脑。他们在岬角待了一会儿，伫立的位置正可以窥探到布来卡深渊的隐秘，后来他坐了下来。伊斯比斯特的谈话只有在道路宽到足以使他们并肩行走时才有可能继续。他详细地叙述了在恶劣的天气中建造波斯卡斯尔港时碰到的多方面困难，而这时，他的伙伴却又唐突地以毫不相关的话打断了他。

“我的头脑今非昔比，”因为缺乏具有表现力的语汇，他指手画脚地说着，“今非昔比。有一种压抑感，一种负重的感觉。不，不是困乏，但愿上帝知道这是什么！它就像一片阴影，突然下落，继而又疾速地在某种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上掠过。它不停地旋转，愈转愈模糊，愈转思维愈纷乱，接着是迷惑，最后是阻不断的涡流。我无法表述它。我几乎无法对它集中注意力——集中到足以能告诉您的程度。”

他有气无力地停了下来。

“别费神了，老兄，”伊斯比斯特说，“我想我能理解。不管怎样，别急着现在就告诉我，这并不很要紧，您是知道的。”

这失眠者用指头伸进眼里揉搓着。伊斯比斯特不失时机地与他交谈着，而与此同时，揉眼的动作在持续地进行着。接下来，伊斯比斯特别出心裁地提议，“到我屋里来，试试烟丝的效果。我可以给您看一些有关这个布来卡深渊的草图，您介意吗？”

他顺从地立起身，跟着伊斯比斯特沿斜坡走下去。

下坡途中，伊斯比斯特有好几次听到他踉踉跄跄几乎摔倒的脚步声。他的动作缓慢而迟疑。“跟我进来，”伊斯比斯特说，“试着抽几支烟，还有上帝赐予的酒。不知您是否喝酒？”

陌生人在庭院篱笆门旁犹豫着。这会儿，他似乎对自己的行为不再有清晰的意识了。“我不喝酒，”他缓慢地说着，沿着庭院的小径朝前走来，眼看就要挨近屋子时，他又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句，“不，我不喝酒。它转起来了，它转……转……，”

他在进入屋子前，几乎绊倒在门阶上，其举止就像什么都看不见的人。

接下来，他骤然地而且是重重地坐到安乐椅上，几乎是落进椅子中去的，他前倾着身子，双手捂住额头，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伊斯比斯特感到了不安，就像一个缺乏经验的主人。他稍稍清清嗓子，开始在屋子里转悠起来，嘴里不时地说些什么，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他走到屋子另一头拿起文件夹，然后将它搁在桌子上，这时他注意到了壁炉架上的钟。

“我不知道您是否介意和我共进晚餐。”他手里拿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说，心里却在苦苦地盘算如何能在对方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让他服用水合氯醛。

“要知道我只有冷羊肉，但是甜点还说得过去，另外还有威尔士干酪。我相信还有水果蛋糕。”沉默片刻后，他又重复了一遍。

坐着的这个人未作出回答。伊斯比斯特停了下来，手里拿着火柴，注视着他。

沉默在延续，火柴熄灭了，香烟未点着，这人仍然静坐着。伊斯比斯特拿起文件夹，打开又合上，嘴里支吾着，好像要说些什么。“也许，”他含糊地轻声说。他瞥了门一眼，然后将目光转向端坐着的这个年轻人。接下来，他蹑手蹑脚地朝屋外溜去，每走一步他都小心翼翼，并不时回头去瞥一眼他的同伴。

他悄无声响地关上房门。通向屋外的门一直敞开着，他跨过门廊走到庭院里。在花坛一角长着舟形乌头的地方，他停住了脚步。从这个角度他能够通过开着的窗户看到这个陌

生人，他仍然静静地、毫无生气地坐着，手捂着前额。他未曾挪动过。

一些沿街而行的孩子在院门口停下来，好奇地注视着这个艺术家。一位出租小艇的人过来与他寒暄了几句。他感到，可能是他的谨慎态度和身份显得特别或不可思议，也许，抽烟会看起来自然些。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斗和烟袋，然后不紧不慢地装着烟丝。

“我感到纳闷。”……他心里嘀咕着，原先自鸣得意的感觉几乎已不知不觉地荡然无存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给他一个机会。”他有力地擦了根火柴，接着点着了烟斗。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了身后的脚步声，女房东正提着他在厨房中点着的灯朝他走来。他转过身，用烟斗向她比画着。他在起居室门口挡住了她。他设法用耳语向她解释眼前的情况，因为她不知道他有客。她提着灯又退了回去，但根据她的举止判断，她仍有点困惑。他继续在门廊的一角兴奋地徘徊着，但是想到他的观察对象，他就没那么得意了。

他抽完烟后又在庭院中徘徊了许久。这时蝙蝠已飞到户外，终于，好奇心占了上风，他不再为种种顾虑所困，于是悄悄地回到了黑暗的起居室。在门厅中他止住了脚步。这陌生姿势依旧，但在窗外浓重暮色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阴郁。若不是泊在海港中运送板岩的一艘小船上的几个水手在唱歌，夜晚原是相当宁静的。户外，结满穗头的舟形乌头和飞燕草笼罩在周围丘陵的阴影中，更显得亭亭玉立。这时，伊斯比斯特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于是他走进起居室，倚着桌子，开始倾听。一种令他不快的猜疑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而且愈变愈强烈，最终确定无疑。他先是感到愕然，接着便开始恐惧

起来！

这个坐着的陌生人未发出鼻息声！

他悄悄地缓缓绕过桌子，两次停下来仔细倾听。终于他摸到了他坐的那张安乐椅的椅背，他俯下身，直到耳贴耳的距离。

接下来，他将身子俯得更低些，以便能从下往上看清他的客人的面孔。他猛然惊起，大声地叫了起来。他的双眼木然，毫无生气。

他又瞧了一眼，他的双眼睁开，瞳孔已滚到眼睑之下，他突然怕起来。这人的怪异状态令他不能自持，以至于他抓住他的肩头拼命地晃动，“您睡着了吗？”他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刺耳的高调，他禁不住又问了一句，“您睡着了吗？”

这会儿他已确信无疑，这人死了。他骤然变得活跃、骚动起来。他大步朝屋子的另一头走去，结果撞上了桌子，于是他按了铃。

“请立刻拿盏灯来，”他站在门厅中说，“我的朋友出了点麻烦。”然后他回到坐着一动不动的陌生人身边，抓住他的肩膀晃动着，并喊了起来。当惊诧的女房东拿着灯进来时，整个房间顿时披上了黄光。他面色苍白地转向她，闪烁其词地说，“我得请一个医生来，他不是死了，就是发病了。这村里有医生吗？哪儿可以找到医生？”

第二章

迷 睡

这陌生人的肌肉已像蜡样僵硬，这种状况持续之久闻所未闻。接下来，缓慢地进入虚弱状态，全身呈松弛状，这意味着他正处于深度昏迷。

他从旅馆被移到波斯卡斯尔诊所，数周后，又从该诊所送往伦敦，但是，他仍然抗拒使其复苏的种种努力。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些努力被放弃了（其原因以后叙述）。他长时间处于那种怪异的状态，无自动力，仍然不死也不活，好像处于生机暂停，即介于生死之间的假死状态。这一状态是不因思维和知觉而中止的关闭状，是无梦的虚乏或身心空灵的宁静状。他的心灵纷乱不断加剧，直至达到骤然平静的极点。这人赖以存在的空间在哪里？任何被无知觉控制的人置身于何处？

“好像就在昨天，”伊斯比斯特说，“我记得它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也许比昨天更清晰。”

这就是上一章中的伊斯比斯特，但是他已不再年轻了。当初他的头发是棕色的，蓄得略长于流行长度，而现在已变成铁灰色，而且剪得很短。曾经是白里透红的脸现在是浅黄之中泛出红润。下巴上尖尖的胡须呈花白色。与其交谈的人

是一位身穿卡其布夏装（那年夏天异常热）的老人，名叫沃明，是一位伦敦的律师，也是格雷厄姆（已陷入昏迷）最近的亲属。这两个人在伦敦的一座寓所里并排站立着注视一动不动地平卧着的格雷厄姆。

他皮肤泛黄，瘫软地卧在一张水垫床上，瘦骨嶙峋的身子包在一件飘垂的衬衫中。他的脸皱缩，下巴上的胡茬又短又粗，四肢瘦削，指甲细长。床的四周用薄型玻璃围着，这玻璃框架似乎是为了将睡觉者与现实隔开，于是它就成了与周围分开的一件东西，一个怪异的、隔离的畸形物。这俩人紧挨着玻璃框站着，朝里面张望。

“这可怜的东西令人震惊，”伊斯比斯特说，“即便是现在，一想到他那双白色的眼睛，我就有一种震惊的不适感觉。眼睛是白色的，您知道的，向上翻起。到这儿来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所有的这一切。”

“自从那时以来您就没见过他？”沃明问。

“我常常想到要来，”伊斯比斯特说，“但问题是我手头上的事太棘手了，即便有很多的假期也难处理完。我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沃明说，“您是个艺术家吧？”

“曾经是。那时我结了婚。但很快就看出来，这婚姻是没希望了，至少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因此我毅然提出了离婚诉讼。多佛港那儿的悬崖上张贴的大幅广告就是我手下人干的。”

“好广告，”律师说，“尽管在悬崖上张贴广告我感到遗憾。”

“如果必要，就让这些广告与悬崖永存吧。”伊斯比斯特

发出自得其乐的感叹。

“这世界变了。二十年前，当他睡着时，我在波斯卡斯尔，身边带着一盒水彩颜料，怀着一种高尚的，但却是不合时宜的抱负。我未曾料想，我的颜料有朝一日会使英格兰从地角到利泽德角的整个神圣的海岸更加壮丽辉煌，运气常常惠顾那些并无奢求的人。”

沃明似乎对运气的这一特征不能苟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几乎错过了见到您的机会。”

“您回到这儿来时乘坐的双轮轻便马车又把我带到了卡梅福德火车站，当时快到周年纪念日了，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纪念日，因为我记得在威斯敏斯特有很多的席位和旗帜，而且我在切尔西还和出租马车夫吵了一架。”

“那是执政六十周年纪念日，”沃明说，“第二次盛大的周年庆典。”

“噢！想起来了！在那个盛大的周年纪念日，我指的是五十周年的那一盛事。当时我在伍基，还有一个男孩子。我错过了所有的那些……他给我们惹了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我的女房东不愿带着他，也不愿让他留下，他的肌肉健康的时候，模样挺怪异的。我们只得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一直抬到旅馆。当时给他看病的那个波斯卡斯尔当地的医生不是现在这个老兄，而是在他之前的那个开业医生，一直忙到将近两点钟，我和女房东一直举着灯，还有别的一些东西。”

“起初，肌肉处于蜡样僵硬状，是吗？”

“强直！每当我弯曲他的肢体时，他总是僵着。如果当初把他倒竖起来，没准就会放松了。我从未见过这样僵直。当然，这，”——他将头朝一侧摆动了一下，暗示眼前这个平卧

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毫无疑问，那个小个子医生，叫什么名字来着？”

“史密瑟斯。”

“是叫史密瑟斯。他不该过早地试图让他苏醒，人人都这么说。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就是现在都让我感到……咄！芥末，鼻烟，针刺，那些令人厌恶的小玩意儿之一，不是发电机。”

“感应线圈。”

“对，您可以看到他的肌肉在抽搐和抖动，而且，他周身上下不停地在扭动着。当时只点着两根黄蜡烛，所有的阴影都在颤动，那个矮个子小医生局促不安，但却妄自尊大，而他……僵直着，接着以各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扭动起来。喔，梦里映现的就是这一场景。”

沉默片刻。

“这是一种怪异的状态。”沃明说。

“一种暂时性意识完全消失的状态。”伊斯比斯特说。

“这儿的这具人体是个空壳，既不是死了，也不是活着。它就像一个座位，虽然空着，上面却标着‘被占用着’的字样，无知觉、无消化、无心脏搏动、无震颤。这具人体没有让我感到好像有人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知觉缺失更确切，因为这些医生告诉我，甚至连毛发都已经停止生长了。而在知觉完全缺失的情况下，毛发会继续生长……”

“我知道。”沃明说，脸上闪过痛苦的表情。

他们又透过玻璃仔细地观察着，格雷厄姆确实处于一种怪异的状态，即，处于某种迷睡的松弛期，但这种迷睡，在

医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迷睡通常持续一年之久，但是，到那时，迷睡者或已处于苏醒状态，或已经死亡，有些迷睡者在苏醒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死亡。伊斯比斯特注意到肢体上留有因注射营养液留下的痕迹。医生采取这一方法是为了延缓虚脱。他将这些痕迹指给沃明看，在此之前他一直试图不去看它们。

“就在他躺在这儿的期间，”此时的伊斯比斯特对自由在地度过的人生充满着强烈情致，“我已经改变了生活计划；结婚、养家糊口，我的大孩子——那时我尚未开始考虑儿子——是美国公民，正在期盼着从哈佛毕业。我的头发已经有些灰白。而这个人于当年乳臭未干的我相比，无论年龄和才智都（几乎）未见增长，想起来令人感到奇怪。”

沃明转过身。“我也已经变老了。当我还只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就和他一起打板球，而他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也许皮肤有些泛黄，但是他终究还是个年轻人。”

“在这期间已经发生了星球大战。”伊斯比斯特逗趣地说。

“自始至终这么年轻。”

“是这些火星人的。”

“我认为，”伊斯比斯特停顿了一会儿说，“他曾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份资产，数量不算太大。”

“确有其事，”沃明说，接着一本正经地咳了一声，“碰巧，这笔资产由我代为管理。”

“哦！”伊斯比斯特想，迟疑了片刻，接着说，“毫无疑问，他在这里的花费是不大的——无疑，他的这笔资产会增加——增值？”

“已经增值了。他醒过来的时候，如果他会苏醒的话，比

他迷睡时富裕得多。”

“作为一个生意人，”伊斯比斯特说，“我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实在的，我有时想，当然从商业角度考虑，这种迷睡对于他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但愿他知道，比方说，处于无知觉状态如此之久的情况下，自己在干什么，如果他当初就这么一直活下去……”

“我怀疑他是否会作出如此周到的预先考虑，”沃明说，“他不是那种深谋远虑之人。事实上……”

“是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意见相悖。在涉及监护人的利益方面，我是多少站在他一边的。您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事情，足以能够意识到偶尔也有某种摩擦。但是即使是那样，对于他是否会苏醒，仍然有疑问。这种迷睡虽然不会使人的元气很快耗尽，但最终是会耗尽的。显然，他现在正沿着一个斜坡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而且单调乏味地在滑行，不知您是否能理解？”

“如果失去了由于他的苏醒而给我们带来的惊喜，那将是遗憾的。这二十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瑞普·凡·温克尔^①醒来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了。”

“那时不是瑞普·凡·温克尔了，而是贝拉米，”沃明说，“毫无疑问，变化很大。除了其他变化外，我也变了。我已经

瑞普·凡·温克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 1819 年写的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在山中一睡二十年，醒来时发现一切面目全非。

② 贝拉米：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于 1888 年写了小说《回顾》，这是一部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描绘了公元 2000 年的理想社会。

是个老人了。”伊斯比斯特迟疑了片刻，佯装吃惊的模样，但已为时过晚，“我本应当想到这一点。”

“当时我四十三岁，他的那几家银行的董事长——还记得您曾经发电报给他们吗？——转寄给我。”

“我是从他口袋里的支票簿上得到他们的地址的。”伊斯比斯特说。

“增值并不难。”沃明说。

又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接下来伊斯比斯特不由自主地好奇起来。“他可能还要像这样继续多年，”他说，接着又迟疑了片刻。“我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他的事务，要知道，可能有朝一日落入他人之手，这您是知道的。”

“如果您愿意相信我的话，伊斯比斯特先生，那正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之一。我们碰巧是……我们没有可信赖的亲戚。这是一种奇特的、从未碰到过的状况。”

“是啊，”伊斯比斯特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公共托管人管理的事情，但愿我们能找到一个履行这一职责的人。”

“在我看来，这是由某一公共团体，由几乎是可以长生不老的一个监护人处理的事情。如果他果真会继续活下去——正如医生们，其中有一些认为的那样。事实上，我已经为此事去找过一两个知名人士。但是，到目前为止，不见动静。”

“也许将他移交给某个公共团体——不列颠博物馆托管人或皇家内科医师学会——是个不坏的主意。当然，听起来有点异乎寻常，但是整个事情就是异乎寻常的。”

“困难的是如何说服他们将他带走。”

“烦琐拖拉的公事程序，我猜的对吗？”